

## 一座太长太远的桥？ ——对圣保罗与孔夫子的比较性思考<sup>1</sup>

许美德<sup>a</sup>（著）、杨彦捷<sup>b</sup>（译）、李军<sup>c</sup>（译、校）

（<sup>a</sup>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加拿大；<sup>b</sup>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sup>c</sup>香港教育学院教育研究学院国际教育与终身学习学系，香港）

[202] 本文旨在反思基于沟通中国与欧洲不同思维方式的一个学术生命的宗教基础。借助思考两位伟大的导师——圣保罗和孔夫子的生命及其智慧，它探索了两个不同文明的根源。它反思了他们如何准备其生命的终点，也就是一种他们的使命似乎未能最终实现、自己也无从预料会留下长远遗产的境遇。文章并进一步比较了两位先哲核心理念之异同——正是这些核心理念激发了富于社会责任和进步的学术追求。

[2022] 比较教育；文化对话；宗教；导师；圣保罗；孔夫子

这是我一生中非常特别的时刻。我深深地感谢所有来多伦多为我道贺的诸位。2004年我曾出版了一本小传<sup>2</sup>，解释了我为什么对明确思信仰在我的学术生涯中的影响一直有所疑虑。现在，就让我抛开这些疑虑，与各位分享我对宗教在我学术生涯中的重要作用所作的一些反思。

简单而言，我将比较并思考两位特别的人物——他们所奠基的两大信仰传统最大地影响了我的一生：圣保罗（St Paul）和孔夫子<sup>3</sup>。虽然圣保罗和孔夫子生活在不同的时期及环境，但他们分别为欧洲和中国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做出了持久的贡献。圣保罗将和平——具备正义的和平，传遍了犹太地区（Judea）、小亚细亚（Asia Minor）、希腊的哥林多城（Corinth）和雅典城（Athens），并最终传至罗马本土。当时，“罗马和平”（Pax Romana）——一种依靠武力征服带来的和平，正开始日渐式微<sup>4</sup>。而此前大约五个世纪，中国的周朝末期，即临近众所周知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夫子正带着仁义的理念周游列国。两位先圣都完全献身于他们被赋予的使命之中，培养了众多信徒，经历了对直到生命结束仍无法完成自己使命的境遇。他们将未竟的使命以及自己的传奇、书文等一同留给了曾教诲过的信徒们。

我如今所获得的这个荣誉认可了本人在教学、指导、学术研究、对比较与国际教育学会<sup>5</sup>以及更大的教育界所做出的终生贡献。很显然，它常常是在某人临近退休时才会悄然而至。这个时候人们对承担新探索和新项目的精力正在衰退。所以，在此刻仔细思考如何才能最好地利用自己的时间来做最重要的事情，并且思考如何才能传递我们的学术见地、经验和人生中珍贵的机遇，就显得至为重要。我已开始将此视为一种转变，从具有创造性的生活过渡到更具有思考性和联络性的生活方式。同时，我也认为，趁着自己仍有活力、仍然健康，去深入地思考我们都会面临生命终结的现实是非常重要的。

在下面的反思中，我将转向圣保罗和孔夫子的生活和信仰，探寻这两位伟大的先师是如何看待晚年的生命，他们如何为即将进入生命的下一阶段做好准备，他们如何指导后继者，以及他们倡扬的信仰和价值最核心的要素是什么。所有优秀的比较研究学者都清楚，从背景入手非常重要。所以，我将首先描绘在公元一世纪时圣保罗的生活。然后再追溯至五百年前，描绘孔夫子在中国周朝末期的生活。在将这两位伟大的导师放入背景之后，我将酌引他们的一些箴言，表现他们如何为生命的晚期定位、以及他们对晚年生活意义的体会。最后，我将转而讨论我们有幸从两位先贤的教诲中获得的核心信息，并且找出一些具有共同性的价值观——它们支撑了我为沟通中西方教育世界所作的诸多努力。我也希望借此机会对那些在我的探索道路上一直支持、启发我的导师们——包括来自东西方的——表达自己的由衷敬意。

## 背景

由于我是在基督教信仰传统下长大的，所以我就从圣保罗开始。圣保罗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大数城（Tarsus），他年轻时就来到耶路撒冷（Jerusalem），决心在迦玛列学校（School of Gamaliel）深造<sup>6</sup>。他与来自坦普尔（Temple）学校和法利赛学校的学生以及圣彼得和圣詹姆斯等耶稣的门徒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去大马士革（Damascus）的路上，圣保罗已经转变成耶稣的信徒。这种转变以及此后在阿拉伯大漠中的思考共同为他以后的生活指明了方向。他更辗转于更大的地域，将基督教的福音传遍了安提阿（Antioch）、小亚细亚的各个地方、马其顿王国（Macedonia）、希腊，以及最终传到罗马本土。他可能并没能到达西班牙，但其实已在计划之中！<sup>7</sup>

圣保罗的传教生涯是以与圣彼得、圣詹姆斯一次次的矛盾和辩论为阶段标志的——应该向谁传递福音、他的不断增加的信徒们应当多大程度上坚持犹太律法以及“独靠恩典才可得救”、在传教之路上与巴拿巴（Barnabas）和西拉（Silas）等志同道合者的分道扬镳、乃或被监禁在以弗所（Ephesus）、凯撒利亚（Caesarea）和罗马的时期。到了晚年，圣保罗与自己在腓力比（Philippi）、哥林多和以弗所的会众们有着大量的书信往来，这表明了他们之间密切而深厚的关系。也有证据表明，许多追随者一直留在圣保罗身边，直到公元64年，他在尼禄大帝（Nero）统治下的罗马离世。在这些追随者中，最主要的是提摩太（Timothy），圣保罗将提摩太称为自己在信仰上的忠诚孩子。提摩太陪伴着圣保罗，直到他走向生命的终结，并在他去世后继续完成其使命。<sup>8</sup>

圣保罗终身未娶，人们经常会认为他厌恶妇女，这是因为在他的书信里发现了一些对教堂中的妇女领袖的苛见以及关于顺从的教导。然而，近期的研究表明这些书信的内容可能是后来的人借用圣保罗之名而写的，试图确保基督信徒与罗马的习俗相一致<sup>9</sup>。在圣保罗的传教中出现的百基拉（Priscilla）、菲比（Phoebe）、吕底亚（Lydia）、喀劳底雅（Claudia）等杰出的女性表明，圣保罗充分地践履了自己的理念：“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sup>10</sup>

虽然圣保罗强调恩物并认为希腊智慧是无用的，但我们不能由此质疑他对斯多葛学派（Stoic）哲学的理解、其丰富的教育思想、以及他在《罗马书》和《哥林多前书》等确凿而真实的信件中表达的论点。这也证明了他的观点有着很强的普世性：“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众子显出来。”<sup>11</sup> 克罗桑（Crossan）和里德（Reed）<sup>12</sup>很有说服力地描绘了圣保罗时期罗马帝国的画面——此后的君主们让罗马帝国迅速地陷入混乱和瓦解，但却仍想将奥古斯都（Augustus）的道德准则强加给靠军队取得控制的任何地区。这种自上而下的通过暴力实现的和平——或者说有正义的和平——是相矛盾的。他们建议有正义的和平是圣保罗的基督教信仰作为世界性宗教的基点。

在简述了圣保罗的一生之后，我将转向比圣保罗还早五个世纪、生活在中华大地的孔夫子的一生。这个时期，中华帝国已经在立法、青铜冶铸技术、有独特书写方式的丰富的文学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随着东周王朝的逐渐瓦解，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竞相逐鹿中原。孔夫子生长于当时的鲁国，年幼时就被迫迁徙他乡，在困境中长大。然

而，鲁国的环境让孔夫子通过阅读古典著作而激发了对知识的无尽渴望。在十七岁时，他却承受了丧母之痛。虽然孔夫子曾成家并育有子女，但很少有资料提及他的妻子。他是独自完成自己的教育使命并周游列国的。他有很多学生，还有一些忠实信徒相伴左右周游列国。<sup>13</sup>

在《论语·为政》中，孔夫子留下了一篇简短的自传，表明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与圣保罗不同，孔夫子并没有获得神的启示，而仅仅是深刻地意识到了他所谓的“天命”。这种天命即改革社会，并且通过教育来传递仁爱与平等。这也是孔夫子到五十岁时候才自己悟出的。

在公元前521年，孔夫子在三十岁时就创办了学校并开始授徒。他的最高目标是将帝王也吸引到自己的学校中，这样他的仁义理想、以及创建一个基于礼仪的社会的设想就能够成为现实，并为公众造福。在公元前501年到497年，当鲁定公以孔夫子为辅佐时，这个机会就到来了。他开始实施上述社会改革，开放国家粮仓来救济贫者和老人。在为鲁定公出谋划策仅仅4年后，孔夫子就被反对其教育和影响的敌对势力陷害而被驱逐了。

孔夫子在交战各国之间游历长达十四个年头。有时，他只能在一个地方住上二、三年，而更多的时候却陷入困境甚至绝境。有时，孔夫子和他的忠实徒弟们被敌人包围，无法得到食物和住所，以至几乎被饿死<sup>14</sup>。同样，孔夫子也无法在诸侯国中找到一个愿意倾听他的理念并付诸实践的君主。

将孔夫子作为教育家的天职以及他致力于道德和社会改革的使命与圣保罗的相对比，是非常有意义的。孔夫子相信“天何言哉”<sup>15</sup>，但他仍立志远游，并在十四年中周游列国，将他所认识的改革理念带到任何一个愿意接受他的诸侯国。孔夫子的理念具有普世性。其核心的两点被孔夫子视为人类繁荣发展的必要因素。其一，“信”，意味着人们说出的话必须是真实可信的——这个不言而喻的规则对维持社会秩序来说十分关键。其二，“仁”，意味着“不管何时两个人相遇，彼此都应当相互遵循的伦理准则”，这种善的观念也可以解释为“将心比心而成事”<sup>16</sup>。

在充满热情却了无成效的十四年游历之后，孔夫子于68岁时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鲁国，并在那里以老师和资政的身份过完了自己生命的最后四、五年。在此期间，他未能对任何一个君主产生明显的影响。孔夫子最钟爱的学生颜回，在四十一岁就去世了，孔子的儿子也在早前一年去世了。在七十三岁的弥留之际，孔夫子的最后一句话是：

“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sup>17</sup>。很显然，孔夫子付出的努力都化为徒劳，但他的学生却在此后延续了他的理想。众所周知，圣保罗留下了许多书信，虽然其中也有一些是后来者借他的名义所写的。但是孔夫子却没有留下任何书面的自着。在孔夫子去世后的一百年里，他的许多门生才把他的教学言论整理为十本小册子，而又过数百年之后，才汇集成《论语》一书<sup>18</sup>。自此以后，一代又一代的东方学者们都是用心来诵读这本书的。

像圣保罗一样，人们通常也会把孔夫子描绘为一个厌恶妇女的人。但不同的是，没有任何明确的记录表明有女性紧密地陪伴着孔夫子完成他的使命。然而，近年来的大量研究表明，许多中国女性能够在儒学的社会理念下为自己创造有意义的生活。同样，女性主义学者们的研究也指出，儒家认识论中的整体性和融合性在本质上与“女性的认知方式”是一致的。<sup>19</sup>

### 面对晚境

从以上对圣保罗和孔夫子的简略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直至晚年生活和事业都处于很明显的失败境地——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理念此后将会产生久远而广泛的巨大影响。有鉴于此，思考他们在晚年对自己生活的看法、以及他们对学生们说些什么，将会相当有趣。

如果我们从圣保罗开始，那么应该选择的箴言显然就是《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信》（即《提摩太后书》）。虽然，有人会质疑这是不是圣保罗的手笔，还是后来有人为了建立规范和巩固教堂的统治权而借用圣保罗之名而写，但我们在信中看到的所描述的景象就像在《腓立比书》里所说的一样，而腓立比书的作者毫无疑问就是圣保罗。在《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信》中，圣保罗写道：“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sup>20</sup>。

这段话所揭示的景象是非常有力的，反映了圣保罗所生活的时代——包括希腊文化对体育竞技的重视、罗马浇奠祭酒的祭坛的普遍、以及持续斗争和奋斗的观念。在给腓立比人的信中，圣保罗提及了自己拥立的、充满激情的目标——“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并效法他的死”，并且将这种理念传播给他所遇到的所有人。“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

乃是竭力追求”<sup>21</sup>。当然这表达了一种正如赛跑那样强调集中努力的景象。同样也是在《腓立比书》中，圣保罗借用浇奠祭酒的景象来表达他对自己希望服侍众人的强烈关爱：“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sup>22</sup>。最后，在《以弗所书》中还能看到关于正义之战的军事景象。其中，圣保罗这样呼吁自己的信众们：“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包括“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信德当作藤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sup>23</sup>。

这些景象在给提摩太的信中被圣保罗用来表达自己的实现感和成就感，因而就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即便这些内容可能是稍后才写成的。有趣的是，此时的圣保罗并未被描绘为处于病榻临终之际。相反，他让提摩太尽快来见自己，并且想拿回自己遗落在特罗亚

（Troas）的斗篷、所需要的书籍、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手稿。此外，他身边还簇拥着朋友和志同道合者，其中一些甚至有名有姓<sup>24</sup>。

我们可以设想，这封信的背景可能是圣保罗在罗马被软禁的最后两年，也就是公元64年的罗马大火之后，尼禄大帝残忍杀害他之前。那时他大约60岁或61岁，已经遍游各处，将自己的教诲广为传播，并且在以弗所、雅典和哥林多等至关重要的地方建立了教堂。有很多人不同意圣保罗的观点，他也遭受了监禁和各种惩罚，还疏远了许多反对他的新信仰的人们。此时，传递自己使命的时刻到来了。

如果《提摩太后书》中的论述反映出了圣保罗真正的理念，那么可以说，圣保罗已获得了实现感、成就感以及期待感。但这些统统与自豪或者傲慢无关。在圣保罗给哥林多人的第一封信中，他将自己称为“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上帝的教会”<sup>25</sup>。在另一段文字中，他将自己称为“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sup>26</sup>。而他的实现感则来源于对上帝恩赐的认识，以及从事“耶稣基督向他昭示和展现”的事情<sup>27</sup>——对神示的内在体验。这也让他深切体味到，由他开始的工作将在其他人那里得到延续——这大大超出了他被恶意敌对基督徒的罗马软禁时所能看到或想到的。

那么对于孔夫子而言，他如何面对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对自己未竟的使命有什么感受呢？此前，我曾提及《论语》中孔夫子简短的自传。这份自传描述了孔夫子生命轨迹中逐渐展开的各个阶段——从作为教育家的“三十而立”到“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sup>28</sup>在这份自我描述中，孔夫子用从容沉静的笔调掩饰了他在追寻智慧之路上“充满泪水的艰辛历程”<sup>29</sup>，以

及他生活经历中的真实遭遇。在他的一生中，只有四年的时间作为参政者而服务于自己的祖国鲁国，而此后却是长达十四年显然毫无成果的流浪岁月。

日本小说家井上靖（Yasushi Inoue）在自己描写孔夫子的历史小说中，以一个被遗忘的孔夫子门生的口吻，在四十年后回忆了他跟随孔夫子的生活，并且帮助后来的徒孙们整理孔夫子的遗产。在这本小说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关于什么是孔夫子所谓“天命”的长篇讨论：

“他并不仅仅认为这是因为上天赋予了使命，上天必定也会提供自己的庇佑。人们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意外的困难，或者什么时候自己的生命会在旅途中终结。天命是由生活在大自然的天意之下渺小的人类所实现的。当意外的时刻出现了意外的困难时，人们不应当感到惊讶，但人们也不能因此就逃避天命而不再努力。只有通过人们慢慢积累的每一个细小努力，才能实现一个欢乐和平的社会。我认为这就是孔夫子的想法。”<sup>30</sup>

那么，那些继任者们又是如何传承孔夫子理念的呢？孔夫子最得意的门生颜回，就因为素真、贫困和献身而备受钟爱。他在四十一岁时就英年早逝了，这让孔夫子悲痛无加：“天丧予”<sup>31</sup>。子路则是孔夫子一位较喜欢辩论和矛盾性的门生，被形容为一个勇气十足的激进分子，并且因为冲动鲁莽而常被孔夫子训斥。在孔夫子去世的前一年，他在卫国为了倡扬孔夫子的主张而殉身。孔夫子还有一个门生叫子贡，常常只做政治的旁观者。但正是他才有效而适宜地安排了孔夫子周游列国途中的所有需要，也正是他成为继续完成先师未竟使命的门生之一。井上靖在小说中将子贡描述为：“一位孔夫子教诲的最佳诠释者，完全不顾及自我”<sup>32</sup>。因此，井上靖在书中认为，子贡是孔夫子这三个门生之中最受钟爱的。

### 核心理念

那么这两位伟大先哲的核心理念和使命是什么呢？他们是否像表面看来那样毫不相干——一个强调分享自己直接遇到的神迹，并被展现为基督教的历史性人物；而另一位则坚持“未能事人，焉能事鬼？”<sup>33</sup>

那么可能将二位先圣联系在一起的线索又是什么呢？孔夫子和圣保罗的理念中，爱是最核心的概念，还有具备正义的和平。当然，它在征战年代很难被实现。此外，就是共同认可的社会责任感和个人贡献的价值观——无论它们在大自然无以抗拒的威力或政治权力的完全

滥用之下显得多么渺小甚或被漠视。他们都坚定地献身于求知以及知识积累。许多人评论说，圣保罗的论着中融入了一些斯多葛哲学思想、犹太律法和历史，而孔夫子则建构了在西周典籍中所传承下来的社会秩序和礼仪的基础上如何阐扬人性的理解。

很显然，我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宏大的题目，尝试性和探索性地对比两位伟大的导师和智者。他们的思想遗产根本性地影响了不同的文明，而我试图在自己的教育研究中贯通它们。早年接受的基要派教育促使我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强调差异——包括不同的基督教传统之间、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之间的差别——是如何导致我在许多场合感受到的内心冲突。因此，我深深地感激自己在生命之路上能够与一种信仰传统建立紧密的联系，这种信仰传统并没有明确的宗教学说，但却认可上天在人类生命中的作用，并且包容了许多与基督教相似的价值观念。

我同样也要深深地感谢这两大信仰传统中的导师们。他们丰富并指明了我的人生，让我能够获得今天的成就。在西方这边，我得到了基督教教师们的庇佑，例如格蕾丝·艾尔文（Grace Irwin），她不仅充满热情地献身于信仰，并且将它融入杰出的学术和文学成就；以及其他与我很亲近的女性基督徒，她们可能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却与我分享了在宗教生活中获得的渊博智慧。此外，还有遍及英国、法国、加拿大和美国的一些学者和导师——有男有女——他们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在学术研究的最高标准上做出了表率，并且支持了我为实现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就确立的目标的奋斗。其中包括我的博士生导师布莱恩·霍尔姆斯（Brian Holmes）、我的博士后导师塞斯莉·沃特森（Cicely Watson）、玛丽安·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ère）、汉斯·韦勒（Hans Weiler）、菲利普·阿特巴克（Philip Altbach）以及其他很多人。我在2004年发表的自传中对他们表达了我的敬意<sup>34</sup>。而要对那些丰富了我生命的中国学者表达敬意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就更多一些。我在2006年出版的《思想肖像——中国知名教育家的故事》对他们有具体的描绘。虽然不是每一位与我都有很亲密的个人联系，但我发现，自从开始撰写这本书，自己就不断地受到他们生活经历的启发和鼓舞。我经常反思，当他们在20世纪中国的动荡环境下展开学术生涯时是如何应对内忧外患所带来的创伤呢？这一反思让我达成“道成肉身”，正如我在这本书的末尾所指出的那样<sup>35</sup>。

那么这两大信仰传统中，一些重要而共同的价值观是什么？在我看来，首先就是谦逊的重要性。虽然圣保罗有着鲜明的个性特点，显

然酷爱辩论，但他却处处表现自谦，如他在描述基督“虚己”的品质时就显然： “他本有上帝的形像，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sup>36</sup>。谦逊同样也体现在孔夫子的生活中，并体现在他钟爱的门生子贡的身上。井上靖就描述子贡“在向孔夫子提出问题时，从不凸显自我”<sup>37</sup>。日本神学家竹中正夫（Masao Takenaka）用竹子作为亚洲的标志来思考基督教和亚洲的宗教。在一本着作的结尾处，他冥想了竹茎中空的宗教意义，并与异常强壮的竹根进行对比<sup>38</sup>。

对于某个人自谦和对天赐感恩的深入理解，会非常有助于沟通基督教的西方和儒家的东方。圣保罗对生来而受基督徒们的关怀和指导的构想——将自己的生命作为祭礼而献出——提供了对自谦的生动描绘。而我的感受则是，当渐入暮年之际，我们能够给予他人的最大礼物就是我们自己，包括慷慨地把时间贡献给那些我们能够鼓励、指导和支持的励学者。作为回馈，我们也就能够为他们在学术和服务上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欢庆。

第二个重要的价值观就是社会责任感的必要性。在科技大革命中，欧洲的学术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知识本身即是目的”，而服务社会则被理所当然地冷落到大学使命的次等位置<sup>39</sup>。这种观念对圣保罗和孔夫子而言都是极为陌生的，因为他们二位对将所获得的知识应用于人类社会的福祉都表现出了强烈的责任感。在下面的引文中，井上靖以孔夫子门生的口吻，精到地表述了这一点：“我所感受到孔夫子的独特魅力，就在于他对人性的爱，在于他对于正直品性的巨大热情，以及在于他的志向——甚至可以说是坚持目标的固执——要减少不幸和痛苦的人，哪怕只是减少一个也好”……井上靖进一步将孔夫子的使命描述为：“教育那些孜孜致力于创造一个人人乐世、普天皆欢的社会的人们”<sup>40</sup>。

克罗桑（Crossan）和里德（Reed）曾这样描绘圣保罗在受到巨大压迫时仍力擎社会公正的热忱：“基督再临并不是意味着摧毁世界再回到天堂，而是建立一个除暴去私为纯洁的神圣世界。当然……改革后的社会不仅要求人们有纯净的灵魂，也要有重生的身体。”<sup>41</sup>此外，在谈到基督教的爱时他们评论道：“作为属于公正上帝的世界中的公平分享，爱正是圣保罗所坚信的基石，那就是他对加拉太人所说的‘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sup>42</sup>。因此，学术研究应该是具有社会责任感并且确实地追求社会变，在两大传统中都是共同的。这就是我们必须反思自己教学和研究中或大或小问题的理由。

最后，让我通过思考孔夫子对自己七十岁时的描述来结束本文：“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sup>43</sup>。虽然有过失望、有过“充满泪水的艰辛历程”、没有任何统治者愿意接纳自己的理念、战乱仍在持续，但是孔夫子仍然持有一种与天合一的信念，因为他个人的愿望和追求完全与上天一致。这并非是目标实现后很容易得到的那种自我满足或舒适，而是把自己的心灵、信念和生命与上天合而为一的一种自觉，因而个人的追求才不会“逾矩”。而圣保罗在最后的日子里留下的简单话语“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sup>44</sup>表达了相似的安宁感，表明他已经达到了将个人的愿望和上天赋予的使命完美地融为一体的境界——再也无须更多的挣扎了。<sup>45</sup>

## **A Bridge too Far? Comparative Reflections on St Paul and Confucius**

Ruth Hayhoe<sup>a</sup> (author)

Yanjie Yang<sup>b</sup> and Jun Li<sup>c</sup> (translators)

(<sup>a</sup> OISE/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sup>b</sup>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sup>c</sup>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 Faculty of Education Studies,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Hong Kong)

**Abstract** This essay was written as a reflection on the spiritual underpinnings of a life of scholarship that has tried to bridge the different thought worlds of China and Europe. It explores the roots of the two worlds by reflecting on the lives and ideas of two great teachers, St Paul and Confucius. It reflects on how they prepared themselves for the end of life, in a situation where it seemed their mission could not be accomplished and they could not know the long lasting legacy they would leave behind, and compares the their core messages which showed how both would inspire a scholarship that is socially responsible and indeed transformative.

**Key words** Comparative education; Cultural dialogue; Spirituality; Mentor; St Paul; Confucius

1 译者注：本文系国际著名比较教育学家许美德教授为荣获全美比较与国际教育学会终身成就奖（2011年）、以及2011年5月6日在多伦多举行的“教育与全球文化对话：庆贺许美德教授学术成就研讨会”所作，是她对自己终身从事中西文化和教育交流、以及比较教育研究进行反思的结晶。

2 许美德（著）《圆满——一个加拿大学者的中国情愫》，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

3 译者注：Confucius一名源自早期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对孔夫子的音译，含有对孔子的敬重之意，并在西方惯用至今。鉴于这一历史渊源，许美德教授认为与圣保罗在本文中进行比较，沿用孔夫子之名而非孔子，似更为妥切。

4 John Dominic Crossan and Jonathan L Reed, *In Search of Paul: How Jesus's Apostle Opposed Rome's Empire with God's Kingdo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4).

- 5 译者注：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 of the United States (CIES)。该学会成立于1956年。2011年5月1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年会开幕式上，许美德教授被该会授予本年度的终身成就奖。
- 6 此时，圣保罗尚未成为耶稣的门徒，而是法利赛（Pharisaic）学校的学生。
- 7 Bruce Chiltern, *Rabbi Paul: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New York: Image Books, Doubleday, 2004).
- 8 同上。Chiltern 提供了有关圣保罗生平、旅行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大量可信资料。
- 9 Crossan and Reed, *In Search of Paul*, pp. 110-116.
- 10 《圣经·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
- 11 《圣经·罗马书》八章十九节。
- 12 Crossan and Reed, *In Search of Paul*, pp. 135-177.
- 13 *Confucius: Words of Wisdom*, A & E Biography, 2005. 这个精彩的DVD资料清晰而可信地描绘了孔夫子的一生，由秦家懿、杜维明、安乐哲（Roger Ames）等著名中国史学家参加。
- 14 Qu Chunli, *The Life of Confuciu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6), pp. 414-419.
- 15 《论语·阳货》十九节。
- 16 Yasushi Inoue, *Confucius: A Novel*, trans. by R. K. Thomas (London: Peter Owen, 1992), p. 49. 译者注：读者可参见井上靖（著）、郑民钦（译）《孔子》中文版，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
- 17 司马迁（著）《史记·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44页。
- 18 Ames and Rosemount,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pp. 7-10.
- 19 许美德（著）《思想肖像——中国知名教育家的故事》，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8页。
- 20 《圣经·提摩太后书》四章六至八节。
- 21 《圣经·腓立比书》三章十至十二节。
- 22 同上，二章十七节。
- 23 《圣经·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至十七节。
- 24 《圣经·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至十三节、二十一节。
- 25 《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八节。
- 26 《圣经·以弗所书》三章八节。
- 27 《圣经·加拉太书》一章十六节； Chiltern, *Rabbi Paul*, pp. 50-53, 其中的案例解释了“耶稣基督所昭示的事情”。
- 28 《论语·为政》四节。
- 29 *Confucius: Words of Wisdom*.
- 30 Inoue, *Confucius*, pp. 109-110.
- 31 《论语·先进》九节。
- 32 Inoue, *Confucius*, p. 143.
- 33 《论语·先进》十二节。
- 34 许美德（著）《圆满——一个加拿大学者的中国情愫》，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
- 35 许美德（著）《思想肖像——中国知名教育家的故事》，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61页。
- 36 《圣经·腓立比书》二章六至七节。
- 37 Inoue, *Confucius*, p. 142.
- 38 Masao Takenaka, *When the Bamboo Bends: Christ and Culture in Japan* (Geneva: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Publications, 2002), pp. 58-61.
- 39 Bruce Wilshire, *The Moral Collapse of the University: Professionalism, Purity and Aliena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Mark Schwehn, *Exiles from Eden: Religion and the Academic Life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40 Inoue, *Confucius*, p.99.
- 41 Crossan and Reed, *In Search of Paul*, p. 170.
- 42 *Ibid.* p. 175; 《圣经·加拉太》六章十五节。
- 43 《论语·为政》四章。
- 44 《圣经·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
- 45 这里要特别感谢佛罗里达州戴尔雷海滩圣保罗圣公会教堂首席牧师威廉·斯托克斯（the Reverend Canon William (Chip) Stokes）。他借给我两本关于圣保罗的著作，对这个比较性的反思甚有裨益。在他的精神指引下，教会会众们即便心灵日渐成熟并经受挑战，他们的眼界仍大为扩大。我为此向他特别地致谢。